



工人作品

护厂记

贵阳矿山机器厂
厂史編輯組 編

贵州人民出版社

工人作品

护厂記

貴陽 礮山 机器 厂
厂 史 編 輯 組 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58年12月•貴陽

工人作品

記 廠 記

貴陽矿山機器厂厂史編輯組編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陽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貴州省新华書店發行 貴州人民印刷公司印刷

•

開本：787×1092 $\frac{1}{2}$ 印張：1 $\frac{1}{2}$ 字數：23,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106冊

目 录

广泛开展编写“工厂史”的活动·····	贵阳日报社论 (1)
我們一家·····	程少卿 (4)
护厂記·····	李文明 (9)
罢工·····	胡 超 (13)
徒工·····	王兴才 (14)
我的学徒生活·····	蔡万清 (21)
陷害·····	朱少轩 (24)
为了活下去·····	李文明 (25)
打稽查·····	許家年 (30)
在那一天晚上·····	胡昌福 (32)
生产恢复前后·····	瞿贊禎 (33)

广泛开展编写“工厂史”的活动

(贵阳日报社論)

在基本扫除文盲的基础上，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中，贵阳矿山机器厂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了编写“工厂史”的活动。工人们自己动手，写下了自己劳动、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创作了回忆录、连环画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是我市文化工作大跃进中的一项重大收获，是一件值得大大提倡的事情。

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我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各方面工作正以空前的速度，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着。新的形势给我们指出了光辉的建设远景，也给我们带来了繁重的建设任务。为了用最高速度，大快特快地把我市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城市，要求全市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地劳动。特别是我市最近增加了大批新工人，他们对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历史知道得很少，这就迫切地需要对他們进行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教育。和全国各地一样，我市工人阶级有极其光荣的斗争历史。他们在黑暗的岁月里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解放初期又在党的领导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工厂的生产；现在又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编写“工厂史”，广泛发动职工群众“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一方面，对广大职工，特别

是青年职工，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深刻理解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表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事迹，歌颂今天的伟大时代和幸福生活，因而教育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继承工人阶级光荣的革命传统，学习工人阶级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劳动热情推动生产不断跃进。

发动职工编写“工厂史”，将在我市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促使我市文学创作走向全面繁荣。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泉源。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事实证明，工人不仅能够写作品，而且能够写好作品，这已为大跃进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矿山机器厂职工在编写“工厂史”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老工人，亲自提笔写自己的经历，还有一些没有写过文章的工人也正准备写作。他们除了写回忆录外，还画了画，举办了报告会，并正在组织展览会，目前正向写诗、编剧等多种形式发展。如果全市的工厂都象矿山机器厂一样，把编写工厂史的活动开展起来，就将使我市工人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起来，并进而推动全市文学艺术工作大跃进。

编写“工厂史”，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向群众讲清楚开展这一活动的重大意义，号召人人动手，个个创作，能写的写，能画的画，不能写不能画的可以口述，找别人代写代画。还可以召开老工人座谈会，举办厂史展览会、报告会。让群众提出来的材料及时和群众见面，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一工作，并使

編写“工厂史”全部过程成为工人群众自我教育过程。工厂史不仅大厂、老厂可以写，小厂、新厂也可以写；不仅工厂可以写历史，合作社、商店也可以写历史。因为每一个工厂、合作社、商店都有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那里的劳动群众在生产斗争中都有有一些史实可以记录也应该记录下来。我們希望全市工、农、商、学、兵都拿起笔来，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回忆革命史，歌頌大跃进”的文艺创作运动。我們相信，在各級党委领导下，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我們一定能在最短時間內，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全面大丰收。

我 們 一 家

工人 程少卿

今天一提起我的家庭，我就感到非常高兴、骄傲和幸福。在旧社会当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认为是下贱，没有出息；从社会到家庭的教育，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现在世道变了，劳动成了光荣伟大的事情。我家几代人都是靠劳力吃饭，我父亲是个产业工人。父亲十七岁开始了学徒生活，今年已是七十四岁了，在旧社会劳动了五十多年。而他在这五十多年当中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残废，是家破人亡。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汉阳兵工厂的时候，我们全家六口人全靠父亲工资养活。旧社会工人的生活真是牛马不如，每天两头黑，所拿的工资连最低生活都难维持。在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我十四岁的大哥也进厂当学徒了。但只能糊上他的嘴，全家的生活仍无法解决。这时我的大哥只好白天在厂里做工，晚上学皮匠，帮别人上鞋、补鞋，星期天挑着担子满街跑；母亲晚上也帮别人紡线，就这样找点钱来贴补家庭生活。可是命运不是自己掌握，当我们生活有了一点好转时，日本鬼子又轰炸汉阳，一场火把全部家产烧的光光的，可恨的国民党警察，眼看着火烧就不准我们去抢救。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怎么办呢？我们要生

活，求救国民党政府、工厂老板，倒不如求自己。他們只知道肥自己的腰包，那管我們工人的死活！只有劳动人民才真是一家人，在工人阶级弟兄的帮助下；我們才重新安下了家。

日本鬼子快打到武汉的时候，汉阳兵工厂要搬家。这时，我們一个家庭就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給活活的拆散了；我的大哥和嫂子被分配到重庆；母亲、二哥和我跟着父亲迁到了湖南。我們和大哥分散后，日子就更难过了。沒有錢买菜，我每天就拿着小篮子到外面去采什么地皮菜、季菜、馬癩头、狗鸡头等野菜回来吃；沒有米吃，就买些玉米、黄豆掺着吃。我們就这样吃了上頓愁下頓地过着困苦的日子。

殘废和坐牢

我們由汉阳迁到湖南不久，日本鬼子又跟着我們后面打上来了，厂又要搬家到貴阳，厂方决定要父亲最后随机器一道走。結果在由湖南到貴阳途中，因天下雨，我父亲拉油皮盖机器，不幸机器倒下来把他的脚打伤了。照理說这是因公負伤，国民党應該負責治疗和負担家庭生活。可是那时，天下是他們的，我們工人根本沒有說話的余地！

1937年秋天，我們到了伪中央修械所（伪四十四兵工厂的前身）。由于父亲脚部受伤不能工作，生活都成問題，那有錢医治脚伤呢？只好在家躺着，以后伤势越来越严重，父亲就自己动手，用剃头刀把打破的皮割掉。可是，母亲含着泪說：

“不能呀！万一出了大事，我們怎么生活下去呢？我們还是請人去說情介紹送到医院去看吧！”請人說情后好歹弄来了一张介紹信，介紹到貴阳伪中央医院治疗。这个医院是国民党办

的，它当然是为国民党和有钱的人服务的；那里的医生只是把工人当試驗品。当我父亲进入医院时，他感到非常害怕：在他周围的床鋪上都是些已死或半死的人，一天不知抬多少出去。給父亲动手术时，按常规是要先打麻药針，再动手术，可是他們不打麻药針，就把我父亲捆起来，两个人坐在他的腿上，就用刀割。当时在我父亲的脚底板抽掉了三根筋，弄得他死去活来。脚沒有医好，反而成了殘废，一直到現在仍然不能走路。

父亲出院后，为了我們的生活，不得不繼續找工作做；經過送禮說情，厂方才同意让他上班；他不能走，我就陪着他“坐牢”，白天送飯，晚上陪着他在厂里睡，就这样不見天日的干了十多年。

“偷 煤”

由于父亲脚部殘废了，工作不便，工資就又减少了，因而生活就更加困难。吃不飽，穿不暖，那里有钱买柴买煤燒呢？于是每天我都和母亲在厂的附近拾煤子燒。一天中午班后，我們到鍋炉里面去拾煤子，拾了一麻袋，正准备抬走的时候，被狗腿子工头看見了，他用炉鉤照着母亲头上就是一下，打得母亲眼泪直淌。这还不算，他还誣賴我們偷公家的煤，連人带煤拉着要往特务机关稽查室送。母亲見势头不对，赶紧推着我要我快跑。当时，我人虽小，倒还懂事，等工头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溜了。可是，我的心就象針錐一样的难受，走两步回过头来看看母亲，母亲望着我直摆手，意思是叫我不要管她，只管走我的。等我走到离稽查室不远的地方，工人同志正在飯堂吃飯，他們看見我脸色不对，問是什么事，我就結結巴巴的把

事情告訴了他們。啊！這一下他們就火了，把飯碗一丟，往工頭那里跑去，對工頭說：“你干什么？你敢送去，我們就敢揍你！”並命令工頭說：“把煤放下！讓他們抬走！”工頭只好乖乖地放下。我們也就在工人同志的幫助下，把煤抬回家了。

十一歲進廠

為了家庭生活，二哥十一歲就進廠學徒了。我在1942年十一歲時也進了廠，在第五所成品房學徒。在進廠的前夜，想到我已經成人了，能進廠找錢了，我興奮得一夜睡不着覺。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吃飯，準備上班。這天，我上班最早，一進廠門我就去拿牌子，二哥和大伯還沒有來，我就又給他們把牌子代拿了。當我還未離開牌箱的時候，一個警衛抓住我的衣領，問道：“你為什麼替別人帶牌子？”我說：“我先來就要給他們帶。”這一下，算踩到了他的尾巴，他野蠻地打了我兩個咀巴，不由分說，就把我手上的牌子搶了去，叫我滾蛋。這是我進廠第一天所受到的侮辱。我進廠後不久，大約是1943年的一天，因為發薪打一個不知姓名的稽查組長。當時，國民黨對於工人的工資總是要先扣幾天，待他們放了高利貸，取得暴利之後才發給工人。那時的物價天天上漲，發的工資根本不值錢，往往一到發薪的時候，工人們就不想干活了，老早就去等着叫自己的名字；拿到錢後，也不想去干活，三三兩兩地坐在一起算賬。那天正是發薪的時候，一位稽查組長來了，看見工人坐着談天不干活，他就象瘋狗一樣直冲到工人面前說：“你們在這裡干什么？為什麼不去上班？”當時誰也沒有理他；於是，他就溜到一邊，摸出手槍，上上子彈。這一下

激怒了工人，大家一哄而起，齐声喊“打”。那位稽查组长看到工人要揍他，手枪放不赢就开跑。工人同志知道如果放跑了他，自己就要吃亏，于是每人都抽了块木板，开始了包围战。在大家的包围下，这个家伙很快就被抓到了。二百多工人，你一板我一板地打得他直喊“救命”。这事被稽查知道了以后，很快就派了几个武装警卫来；可是当他们来到东門小山上时，看到了这种斗争的场合，就夹着尾巴溜了。事后，伪厂长追查不出是谁领的头，只好把第五所主任卢任同记了一过，说他管教工人不严。这使我们感到很高兴。

回想起旧社会里工人们所遭的苦难，笔墨是难以写尽的。对旧社会、反动政府，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要控诉他们！要和他們算帐！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解放了，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父亲在他五十一岁的那年就退休了，现在正过着晚年幸福的生活；我和弟弟以及我大哥的孩子，在党的教育下，也成长起来了。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祖国的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在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用最高的速度在建设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更大的幸福。我们要化仇恨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来回击国民党反动派。

护厂記

鑄造工人 李文明

一、

解放前几天，最危險了！一天下午，西門外小鋪子前面的馬路上，开了好几部汽車，車頂上架滿了机枪，为首一个当官的，帶着一群兵，凶神恶煞地向厂里走来，并叫嚷着要我們的代表們出去談話。护厂队的人一看这陣勢，心里早就明白了八九分：土匪軍一定又是抢厂里的东西来了！

“狠狠地打他个狗娘养的！”

“拉开来，跟他干！”好多人这样說，一面很快地分头把守住西、北門山头，并架上了机枪。我們早就料定这些家伙要来，前一日就連日連夜在山上挖好了工事。

有人对我說：“老李，他們要我們的代表出去，你看怎么办？……”

“出去就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說完話我就帶着王占福和厂警卫队长，提着枪，到西門外面見了土匪軍官。

“你們厂里有枪嗎？”土匪軍官妖声怪气地問我，一面拋着手枪。我装沒有听見，故意反問道：“你們有什么事？”那个家伙馬上神气十足地回道：“我們是中央‘剿匪’部队的，

有枪，就赶快給老子交出来，要不然，哼！老子可不客气了。”

不听这话还好，一听，我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想：平时你们把我们压迫得够受了，这次咱们有了枪，可没那么简单了。于是对着那群土匪军冷笑了一声说：“枪吗，有的是！”那家伙一听，以为我们被他吓住了，心里一乐，呲牙直笑，急忙问枪在那里，叫快交出来。

“枪在厂里边，你们要，就请跟我去拿。”我一面说，一面指着架满山头的机关枪和小炮。

土匪军官翻着母狗眼往山上一看，觉得苗头不对，急忙吹哨子，喊土匪军散开在田边路角卧倒。我们哪里怕他这个，冲着他们说：“快收起你们这些吹火筒筒吧！这一套，工人见多了。实在告诉你们吧！枪一支也没有；硬要，就请跟我上山！……”谁愿跟他们浪费时间！说完，我们回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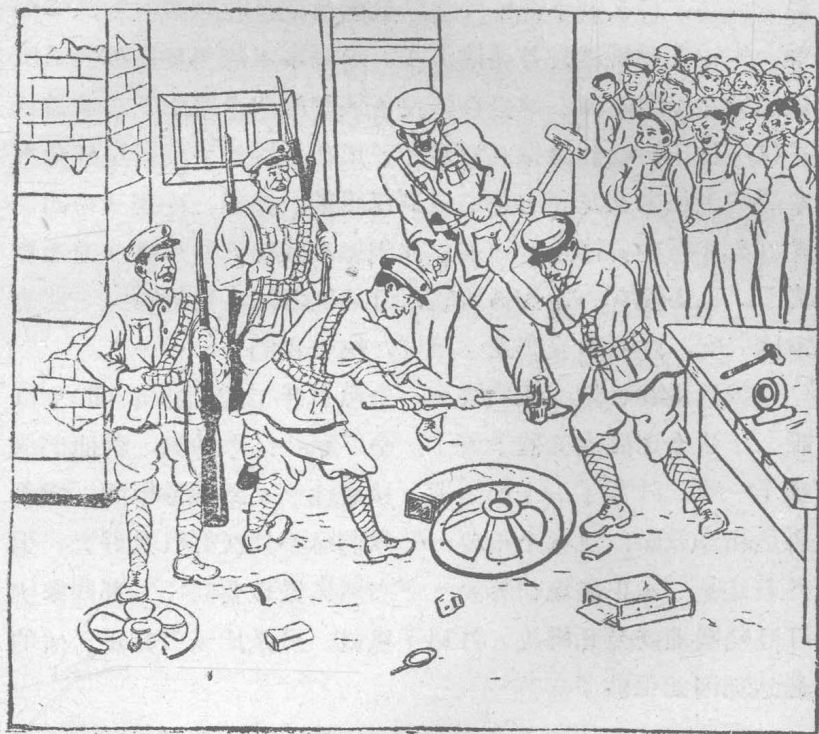
土匪军官气得肺都快炸了，但又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只是转来转去，胡骂了一通。天快黑的时候，他们一窝蜂冲进了那家小饭铺，把里面的菜饭吃了个精光，然后象一群被打断了腿的疯狗一样，夹着尾巴，要死不活地上车去了。

二、

赶走了土匪军的第二天，忽然又来了个“中央破坏队”。我们的人一见，立马给厂里送了信，大家召开了紧急会议，暗地里商量了对付的办法。

破坏队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带着黄色炸药和燃烧弹等易燃易爆物品。他们一来，就慌慌张张地说，共产党要来了，他们是奉了“中央”命令来破坏工厂的。我年轻时就听过一些关于

共产党和紅軍的故事，因此不但不害怕，反而暗自高兴，心里想：共产党来了，平时騎在我們头上的那些家伙都害怕起来了，这倒替我們出了一口冤气。那时虽然不象現在这样，认为工厂就是工人自己的家，可是大家都知道，沒有工厂，工人就要失业、餓飯。因此都下定决心，一定要保住工厂这条命根子；



工人 鄧家貴繪
蔣柳光

他們要破坏工厂，誰肯答应？可是俗話說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头我們只能好說歹劝，說工厂破坏不得，建起来不容易，

不知費了多少人的心血等等。但那些家伙那里肯听人話！真是“四季豆米——一点不进油盐”；一个勁地嚷着非破坏不可。

破坏就让他们破坏吧，我們决定明里不斗，暗里斗，一定要保住工厂。

破坏队那一群家伙，真是活飯桶，平时除了只会罵人、压迫人以外，什么都不懂！一进厂就想乱搞，我們紧紧地跟着他們，生怕主要机器設備被破坏了。走到車工間門口，那些家伙就想往里扔燃燒彈。这是全厂設備最好的一个車間，眼看命根子保不住了，我們急得直冒冷汗。正在这紧张关头，現任金工車間的主任朱文龙同志急忙走到伪軍前，装着一副完全为他們的好处作想的神情說：“唉！你們怎么破坏这些东西？通通炸光了，也还没有一顆炸彈值錢，好的机器都在里边哩！”那些家伙一听，就催着我們說：“好，快帶我們去！……”

我們慢吞吞地把他們帶到一个沒有开工的机器車間門口說：“这个車間的机器最好了，全厂第一！”結果，让他们胡搞了一陣，并丢了一个燃燒彈。接着他們又到翻砂車間，指着馬达和风鼓問：“哪个重要？”我們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但外表还是一本正經地回答說：“当然风鼓重要嘛！”那些家伙叮叮咣咣地就是几脚头，打扁了风鼓。可是比风鼓貴重百倍的馬达却因此保住了。

那些家伙就象閻王追他們的命一样，跌跌撞撞地又到了发电間（即现在的营养食堂所在地），指着鍋炉間：“这是什么玩意？”我們說：“这是装水的桶子，几张废鉄皮拼凑起来的。”他們又指着旁边一个鉄皮水箱問：“这也是水桶嗎？”我們急忙搖手說：“这个是发电机，最重要，破坏了就不能开

动机器，……”那些家伙听了就一阵大笑，好象在笑我们都是傻瓜。他推开了我们的人，把水箱打烂了。

最后，那些家伙以为重要的机器都破坏了，心满意足地准备走了。临走时，好象还嫌不过瘾，又要我们放火烧刨铣间（地点在现在办公大楼前）。为了早点把瘟神送出门，我们一面答应，一面慢吞吞地搬来一些不容易烧着的木柴，火一点上，青烟熏得人睁不开眼来。那些家伙又唬骂了一阵，才慌慌张张地走了。他们前脚还没有跨出西门，我们早把火扑灭了，重要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一点都没有受到损失。

当天晚上，又来了两百多名土匪，我们又把他们硬抵回去了。从此以后，我们保护工厂的决心更大了，自动组织起来的护厂队日日夜夜值班放哨，一直坚持到解放。

（艾鸿鸣整理）

罢 工

搬运队队长 胡 超

在旧社会，工人吃的苦头可不少。就拿伪四十四兵工厂来说，反动统治，非常黑暗；厂里有武装警卫队，有特务稽查室；有专门关押工人的监牢——禁闭室。工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常挨打受骂还不算，随时还有被开除和坐牢的危险。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这种残酷统治所吓倒，相反地曾经起